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謚號

宋英宗治平二年中書請議濮安懿王尊號翰林學士王珪等上狀曰臣等參詳國朝崇奉尊屬故事令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宰相韓琦奏言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五服年

月勑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為其所生父母齊衰期則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定議有詔集議以聞時翰林學士知太常寺范鎮上奏曰竊以為父母天下莫隆焉至於繼大宗則殺其服何也大宗之統不可絶而父母有嫡長之奉也視其服紀之隆殺而知聖人制禮之意也知名之不可以貳也名也者天下之辨也所以別嫌明微而不可以

不慎也為父母報云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云為伯叔報也律令亦猶是也漢宣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容可以稱其父為皇考然議者咸以為非何也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為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為皇考則是兩統而又二父又重於漢之失也非所以嚴宗廟也非聖人制禮之意也爾雅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國朝之制伯叔兄弟子姪加皇字今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為先

生則陛下亦宜依爾雅及國朝故事稱皇伯而不名如前議為便至於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今以儀禮及漢諸儒論議魏明帝詔凡五篇其間議有是非事有當否惟陛下裁處之大抵祖儀禮者為合乎禮經也

時知制誥判禮部宋敏求等亦上奏曰臣等謹按勑文稱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

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正統也疏曰
此謂其子後人及來為父母在者欲其厚於所後薄於
本親抑之故次在孫後也儀禮謂本親亦曰父母盖追
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則無辨别亦無以為言也
勑又曰令文與五服年月勑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後
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
於所生皆稱父母謹按令文五服年月皆出於儀禮也
勑又曰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謹按宣帝乃武

帝之曾孫嗣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為悼皇考宜也光武起於民間中興漢祚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固非元帝親命為子以南頓君為皇考宜也陛下既為仁宗皇帝親立為子矣仁宗乃陛下之皇考也今若又以皇考之名加於濮安懿王臣等以為甚非禮之不貳斬也尊無二上之義也勑又曰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有引據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漢安帝紀載清河王薨但不名爾此范曄特

變常例也至於袁宏紀則亦名之安帝即位清河王尚在當時别無殊禮按本朝真宗謂秦王為皇叔仁宗謂楚王昭成太子並為皇伯是則皇伯叔之名在本朝稱之久矣蓋遵用舊文有所自也或以謂可加為皇伯父者謹按荀子與史記並載周公自稱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詩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箋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是詩人追述成

王封伯禽時周公尚在故稱叔父者是生稱之辭既沒則未有稱為叔父者又經書稱伯父叔父同姓之臣也前代帝王多不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西晉則封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亦生之稱又或謂皇伯考者謹按父與考存歿之稱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祖與考有君德而成之也晉武帝稱景帝明皇稱中宗本朝真宗稱太祖皆曰皇伯考是與王業履尊位乃可稱伯考也又或謂可依漢宣帝故事稱親史皇

孫如淳曰親謂父也謹按禮大傳曰親者屬也王制注曰周制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是自始祖至父皆稱親漢宣為昭帝孫屬仍得以悼皇考為親與上皇考義同盖親者父也皇考也不可以稱也臣等謂今來褒崇濮安懿王宜如兩制禮官所議以示萬世至公之法

初執政請集百官議意朝士必有希合既而議者多是王珪羣言洶洶有旨權罷集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

疏曰臣伏覩近降勅命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定議濮安懿王稱皇伯不合典禮未見明有引據續准手詔以論議不一權罷集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庶合禮經者臣竊以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三省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輙徇愚見敢以上聞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大宗後當為大宗斬還為小宗周不貳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

令文與五服年月勑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又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畧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叔皇兄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勑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而服有二斬禮

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鱗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徳也俯終祥禫尚未遑廟謁遽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以為然方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顔猶懼其不足矧復顧私恩别親踈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酌禮以濮安懿王為考仙遊為妣亦於中外得為安乎臣竊謂兹事非出清衷必佞臣苟悦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為陛下開陳正論又将啟其間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倚陷陛下於非正得謂之

忠乎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
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别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為定以
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罪罰寘
之於法可以涣釋羣疑杜絶邪論不然何以明陛下之
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乆所損不細臣備員臺憲
敢不盡言惟兾睿哲斷之於中早賜施行以息浮議
誨以樞府大臣宜同定論典禮是非又上疏曰臣竊以
國朝承五代餘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領任重體均其實

一矣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今議崇奉濮王此事體至大者始欲集三省合議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官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言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訖無一言以正朝廷典禮豈所謂以道事君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寮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

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見比下兩制儒臣㑹議濮安懿王稱親以仁宗皇帝早年鞠養陛下於宫掖遂於往歳下明詔以陛下為皇子嗣承顧命柩前即位故用為人後者為子之義特重大宗典禮甚明則濮王實仁宗之兄於陛下尊行為伯昭然無疑而議者復稱禮辨所生所養猶有父母之文以為論難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乃取文辭一字以亂正典且如文有去婦出母去已非婦出不為母不書其名將何以攷又稱漢宣光武

追尊父為皇考且孰不知宣與光武遠繼祖世不為昭元之子妄傅為義註誤聖朝昔漢董宏阿附丁傅開發邪議師丹守正終折僭號至魏明帝勑戒公卿則曰敢為佞邪導諛時君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今夫為臣而自為董宏之行復待陛下不以魏明之賢上負先帝下背所學詭引文辭諷為詔意遂下三省臺官集議朝廷正士莫不發憤欲建正論今且復頒手詔以為論議不一權罷此會仍俾有司博求典故

臣愚聞命竊謂未允且衆議未上安知不一國家議事本擇僉諧委一有司孰若多士典章沿革莫不講聞今云博求豈復如此蓋由邪說直塞羣言不思據經自欲作古存著未定之意沮格前議之端中外讙驚指名有在趨嚮如此心迹可察伏乞陛下昭示不一之議廷詰立異之黨如彼於禮經為是即可施行或臣與前議為非請從誅竄況國之策命不當因循朝之縉紳豈乏之學問願勅建議之臣使與臣等對辨邪正一定以慰天下

之望

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見自古人君臨御之始施為舉措必有以厭服天下之心者或以至公大義或以深仁厚德非此二者不足以得天下之心漢高祖除秦苛法與民更始者深仁厚德也光武非平帝之親以天下思劉氏乃追繼元帝之後不極尊其父祖者至公大義也至如太祖皇帝始即位則除五代之苛酷禁從兵之巷市太宗皇帝始即位則親試天下士補美

官者數百人真宗皇帝始即位則放天下逋負數十萬緡仁宗皇帝景祐親政之初則亦用考士補官之法四聖相繼率用此法者蓋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得而可以公義結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除禫之始天下之人顒顒觀望乃陛下結天下人心之日而大臣曾不思慮者欲加濮安懿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之觀聽有識之士遠近驚歎以為大臣上負先帝顧託而導人君於非義臣已累狀奏陳備其本末未蒙施行臣非不知阿

順陛下聖意乃為自安之計然臣荷陛下非次拔擢置於言路親加訓奬形於誥諭臣若不極于誠使陛下由此失天下之心臣復何顔以事陛下伏惟少留聖意以社稷為計以天下人心為念以四聖親政之始皆有以得天下之心為法特頒手詔出自聖斷濮安懿王典禮以兩制禮官之議為定則陛下以至公大義結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

大防又上奏曰臣等累具封章為濮安懿王典禮乞依

兩制臣寮定議伏覩手詔再下禮官詳求典故切知太
常禮院已具典故奏陳臣等於今月二十一日同到中
書咨議執政臣寮皆稱禮官奏狀留中不下兼臣等曾
親奉德音且候禮官檢討至今多日未聞施行伏緣陛
下臨御之初敦叙皇族自燕王以下各加恩禮更封進
國恩榮兼至況濮安懿王於陛下有顧復之恩封國優
崇宜極人臣之典而不宜在諸王後矣特以大臣立議
太過禮不時舉致物論不同中外驚歎遂使追崇之禮

至今闕然仰虧陛下孝思之義而未猒四方顒顒之望非所以榮親而廣盛德也臣等愚陋以為濮安懿王典禮抑禮而不舉不若屈情而亟行伏乞禮官所奏典故早下有司施行如禮將使安懿如在之靈樂於陛下之中禮八廟降觀之鑒喜於陛下之至公顒顒之望四海如一

治平三年時濮議久不決臺諫交章論琦上以皇太后不悦内出手詔切責琦等且緩其事太后復出手書曰

吾近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多日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為議濮安懿王典禮乆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

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增置吏卒守衛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兹誠懇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中書劉子奉聖旨宗朴候服闋與除節度觀察留後主奉濮王祠事改封濮國公時判太常歐陽脩上奏曰臣伏覩降敕下太常禮院濮安懿王皇帝稱親臣忝預禮司曉夕惟慮義有未安不敢自默竊以稱親之説盖用漢宣帝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謹按皇孫即宣帝所生

之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孔孫遥繼祖統於漢家無貳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謚有司奏請之始故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謚秖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且陛下以聖明之德仁宗皇帝拔自旁支入繼大統雖天下之人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安懿王無絶父之義於仁宗皇帝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更不施行

呂誨等上奏曰臣等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謹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羣口紛紜不勝嗟憤臣等竊詳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

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所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為未有卻令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者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准漢宣故事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為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令而為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

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薄海內外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為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彊敵亂民以有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者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

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為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望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誨等又上奏曰臣伏覩六月中勑下議濮王典禮引漢宣光二帝稱考故事今月二十三日詔不敢當皇太后追尊父皇母后之禮且欲以塋為園立廟俾王子孫以奉祠事臣愚以為今日與漢宣事體不同當時太子與皇孫俱死於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戾園悼園即位後八

年有司言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後議者以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堯舜禹湯周文漢高受命之君非謂繼統為後者考廟悼園宜毀勿修乃從其請今濮王陪葬熙陵別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欲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寢不惟熙陵隔絶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漢悼皇止一子是為宣帝雖承大宗不可絶小宗之祀故建立寢廟不為過矣議

者猶曰考廟悼園宜毀勿修蓋禮不踰閑而當專意於
昭帝也況濮王嗣續衆多奉祀何闕陛下不專意於仁
廟而復顧於私親示諸天下其如公議何臣竊原二詔
之意盡出首議之臣全襲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
言權罷人皆竊笑今日且欲誰其取信衷誠接下猶或
違之譎詭示人何可久也陛下獨不念先帝恩德七廟
威靈陟降在庭禍福所繫臣雖甚戇內實寒心伏望聖
慈克崇孝道無惑邪說黷亂典章俯順人心仰答天意

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首議之臣不可寬宥慰安中外茲為急務臣繳納綸誥擅去官守之罪不敢茍避早冀黜謫

英宗時韓琦上尊號冊文曰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臣辟之衆必崇而有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

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
紹文之聖總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粤在宗
邸德克而晦令聞莫過四海係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
前發萬目瞻望不可韜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
默三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内嚴宫闈而細
大必脩外正紀綱而頹墜皆舉攬威柄以歸己斡神化
而獨運下曁鰥寡悉安其生至于昆蚑莫不被澤其九
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百揆之叙也本精乎任人若

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核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閎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迺者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下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閽屢瀆請上丕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三儀而

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沖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輿情欝邑更相責誚以謂睿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庭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敦諭數四不得已而俞之夫道濟羣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覩寧而萬國以

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承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乎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安以榮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時百官上尊號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聞謙德之美尊而益光施之神人無不悦順竊見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襲故事請上尊號以陛下睿智聰明徽柔懿

恭享茲鴻名云何不可正以屬者暴雨為災五稼漂沒編戶失業吁嗟之聲盈於道路迄今未息陛下當此之際正宜深自抑損以承答天譴慰釋衆心況尊號非古近出有唐陛下受而有之不足以襃大聖功推而不居足以發揮盛德所有羣臣上尊號表伏乞陛下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表此亦區區微誠欲裨益萬分之一也

光又上奏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子育黎元嚴恭鬼神

畏懼災異故能安靖國家饗有多福自生民以來不易之道也天雖至高視聽甚邇朝夕不離王者左右順吉逆凶應若影響此乃詩書所載聖人所言豈可謂之漠然無知而簡忽不顧哉臣伏見陛下踐祚已來太陽祲色中有黒子大風晝晦冬温無氷連年大水漂沒廬田以至今歲災異尤甚彗星彰見光炎隆盛朝東暮西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陜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婦子恓惶流離滿路西戎內侮邉

鄙未安當此之際羣臣宜勸導陛下以祇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已謙約博求至言以消復變咎延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為意或以為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為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為欺蔽上天罔誣海內孰甚於此是使上帝鬼神怫欝不懌自拜表以來陛下嬰此疾疢久而未愈此皆羣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臣不勝區區忘生觸死伏望陛下自以聖意止羣臣所上表章却尊號

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諆四方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為福之道俟聖體康復政化流通天時豐穰人心悅豫然後推崇徽稱何晚之有如此庶幾上帝收還威怒福祿大來聖躬和平勿藥有喜羣生百姓莫不幸甚況陛下鄉者郊禮之前辭尊號不受天下稱誦盛德至今未已然則是棄虛名而得實名捨虛美而取實美也於陛下何損焉臣荷國大恩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為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

則錯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為陛下正言其不可者臣竊痛之是敢妄進狂瞽惟聖明采察

翰林學士王珪上仁宗謚號議曰臣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

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臣謹議

珪又上議曰臣伏奉勑命以七月二十九日集官於南郊壇告天請到大行皇帝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差臣撰謚議及廟號文者臣謹上議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迹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

有其功者建謚於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終紀大行使金聲而玉振之以詔虖無窮之聞者帝莫盛於堯舜王莫隆於禹湯也蓋易名之典下不得誄上古者將為至尊之謚必質于郊然後定之玆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明天下之至公雖天子不得以自專也洪惟大行皇帝躬上主之姿承累聖之序流大漢之豈弟履放勳之欽明苞富有之業而能守以約攬泰定之埶而弗恃以安固嘗邈然馳視所未形俛然積思所不及謂天命之

匪易廼嚴恭戒懼庶以答靈心之顧謂民懷之靡常廼涵容煦沐庶以陶善類之歸知括萬慮而不可賾恩滲四垠而不可形如兩儀之無不燾載如三辰之無不臨燭於時脩廢官繼絶世禮髙年勸力穡減常賦抑末游虛己以遇豪畯之材降志以從忠直之諫振立賞罰而權衡之章明典禮而黼黻之宥恕刑獄而蕩滌之恵哀困窮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愛其力而不勞人情莫不欲壽輔其生而不傷羣公庶尹罔弗夷正相與謀王

之朝殊鄰絶區罔弗億寧相與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罔弗順祇相與立王之塗蓋仁政之施沛然其
若是莫之能禦也矧復耕籍於千畆之田祫祭於先王
之廟報天之誠篤則入奠於圜丘嚴父之志盡則再侑
於明堂宗室既蕃則廣諸分玉之愛邦統未昭則豫有
主器之屬下議樂之詔以考鍾石之和置寫書之官以
綴經墳之學邇英敷席圖講藝也凝機祓宇資味道也
藻思粹發窮聖作也飛毫灑落肆天縱也知聲色之靡

伐於德義於是乎屏燕飲之娛知雉苑之獲殫於精神於是乎絶盤游之欲念組織之瘽則卻服御之華念土木之費則損宮室之麗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勞師而遂納玉關之誓南蠻肆姦不欲深入薄寇而自致藁街之戮時則有隃沙軼漠卓犖之貢委應圖合諜汋澹之瑞叢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内大治矣竊迹羲黄之前負扆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撥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如茲之盛者也方將勒鴻休受永祐豈圖神機欻厭邦釁

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雖在空陳渭水之遊嘉原既新同軌廹至下華盖於北極引龍輴之西廵此萬國所以摧心三靈為之變色有司緜是飭舊典册丕稱皇哉鑠序幾有以綏王靈而炳帝烈也謹按謚法一民無為曰神經緯天地曰文通達先知曰聖保大定功曰武照臨四方曰明慈惠愛親曰孝若乃羣生嗞嗞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孰能制作禮樂際天接地熯然而大備非至文孰能永惟宗廟之奉實發先

識以建大本非至聖㝛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之警非至武㝛遐末荒昧之情格於聰明而無所遺非至明㝛惇序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非至孝㝛粤廟號之建尚矣維其歴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邪抑當時鴻儒鉅學乃略於稽求將天之所啓期以克配大行之廟㝛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誼也大行

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臣謹議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今月十七
日准内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
允批答已具牓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
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
今伏見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
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

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日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雖享有鴻名然踐阼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不得上表則頌歎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更加詳擇

二年判太常寺韓維上言曰臣昨日伏覩中書劄子下禮院以四月一日拜表上尊號夫尊號者非起於治古而生於後世人君之侈乎平居為之已累謙德施於寅畏消復之日實於義理有害何則比年地震遍天下而河北尤為已甚自前史故老傳罕有若此之異加以冬無宿雪春無嘉雨寒暑晦明反理失節今兹河北地震尚未止流民尚未復畿甸諸道尚未有得雨處而都下風霾日夕發作乃欲以此時褒頌功德崇上尊號臣竊

以為非其時矣且陛下憂憫旱暵徧禱於天地廟社之司計其祝文必須引咎謝譴嘉應未答而遽舉推崇之禮雖陛下沖挹未必當之然而事理相反有異誠一恐不足以動天消變假使此事是聖意切所欲得猶當痛自損抑以答天戒況陛下兼皇帝而稱之尚何顧此數字之美乎伏望聖慈深思災變之大務以至誠為本亟出手詔推而勿受臣愚戇但知有益人君則為之不識忌諱惟陛下寛其言而取其意則天下幸甚

神宗時知禮儀事蘇頌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䟽曰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園置長丞親史皇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八歲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曰章陵縣置陵令守視

皇祖考不加尊稱皇考仍舊稱南頓君十九年尊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前此十一帝主皆納高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節侯光武之高祖東晉元帝由琅邪繼統即位之後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邪王奉恭王祀其後王薨琅邪皆更立王終晉王世前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也宣光於其父祖惟塋墓置園邑令丞所以異於諸侯者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尊本恭親之義也不加尊稱尊正統也不封園邑子無爵父

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於師丹議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降等而名無異稱儀禮喪服傳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亦曰降其父母朞所以云者取其別於他親於義無嫌也今不曰父而曰親而與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別異於義安乎不別加稱謂直曰史皇孫則中外無嫌尊卑之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

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若是則豈可稱於羣臣論議之間乎故宣帝詔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别乎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注爾雅不取此義然則學者當從禮記為正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

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説此其所以別也宣光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禮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輩非一皆有禮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於先代不致譏於後世誠有由也先帝紹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貴宗室諸王獨國爵濮安懿王無所加進崇奉之禮不過置園陵立國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

恭親之美也初議稱親後亦罷寢特封王之子為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德過於二帝區區晉室不足擬倫也光武為皇祖南頓君立後後世使羣臣郡國奉祀此師丹所謂無主不正之禮是也哀安桓尊其父祖為皇而使王子孫奉祀此失禮之大者也其尊曰皇者禮如天子天子不敢臣之高祖之於太上皇是也今使諸侯羣臣奉祀神不歆非類皇豈得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後待以不臣得用其國之儀物服色祀其先王者為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廟京師皆有司行事追尊讓皇帝以其子孫為嗣寧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今欲因改封故王議追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園之户加本國以嗣王之名既合於古義又

不違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游縣君益見聖慮之深遠也魏明帝詔曰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是哀帝一失禮取誚後來本欲尊親反貽重毀如是豈得為孝乎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為太妃范甯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妃是太子婦必也正名寧可稱母今議尊崇謂許其所生宗室子援羣臣封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先帝之故優詔褒述特進大國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禮推以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為比亦可以成先帝之志也

鄭獬上奏曰臣伏知梁泉縣令范亦顏者上書欲扳前
議追尊濮安懿王士大夫得其書而讀之莫不恠駭而
痛疾之臣可無言乎亦顏謂談者言英宗皇帝不五年
昇天釁在安懿王稱尊此仁宗之神靈譴之也談者未
甞有此語特出於亦顏私意其謗誣先皇帝以及仁宗
大逆不道於法不赦司馬光為中丞自以才選吕誨等
復遷緣於赦令亦顏乃謂陛下挐維議者以暴揚先帝
之過而自取美名缺於子道雖羲皇不可以補完亦顏

既謗誣先皇帝以及仁宗又毀陛下以不孝其可勝誅哉亦頗謂天子得議禮者豈謂天子不計曲直便可制禮乎是亦中文理而已以堯舜之聖猶曰稽古不聞率私意而為禮也其言舜禹之郊湯武之追王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牽合謬戾非與尊濮安懿王之事相類孔子之貶魯雉門兩觀宗廟丹楹不獨斥郊禘也奚啻郢之不知經亦頗欲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帝以明非天下之帝則大宋已帝天下又安有濮國之帝乎凡亦

顛云云皆變皂為白眞僞易言背祖宗之本統破聖王之大法孔子稱言僞而辯者其亦顛也哉臣聞曩日之議也獨歐陽修唱其端大臣連附之其下引脰而陰相和者又數人於時號之於朝廷則朝廷之臣以為非號之於衢路則衢路之民以為非號之於國邑則國邑之人以為非至於海隅蟲獸草木如其能言亦必以為非矣頼忠藎之臣心不外顧疊章累疏力抗姦言於是大本正而天下之論息天下始灑然以為朝廷之清明矣

今亦頗又欲遂前議再惑亂朝廷臣雖知陛下必不信然其端已唱矣不可不勦絶之先帝之初得修言亦不敢顓聽故俾近臣議議者爲不可於是輟止之是先帝未嘗過舉也設以爲過而輟止之是成湯之美行也烏足爲說哉亦頗乃欲飾非於先帝致過於陛下阿附於宰相眩亂於愚俗臣聞造作姦言破律亂常者必誅請付有司以治其罪臣不勝憤懣

哲宗初畢仲游上言曰王者之興必有其德王者之數

必有五行王者之起必有其地故有道德之號有五行之稱有地之名聖人王天下則三者不待求而有之矣後世淺聞鯫學强以謂三皇之德有餘五帝之德不足故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是以伏而化之謂之伏犧神而化之謂之神農得其中和謂之黄帝是象其德之號也若顓頊以高陽為氏帝嚳以高辛為氏堯以陶唐為氏則因其名之號也殊不知三皇之起必有其地有地則必有名五帝之

與必有其德有德則必有號傳其德不傳其地遠而略也傳其德傳其地者近而詳也以其遠近詳略故少昊之起既以德為天下之號而又或稱窮桑者則尚傳其地之驗也不然以道之中始而為顓頊以翼善傳聖而為堯以仁盛聖明而為舜是豈非德之號哉先儒之妄可見矣如五行之相承則伏羲以木炎帝以火黄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推而至於萬世未有免於五行之數也若夫二代之正王者所以新民而變制也故夏

以十三月為正平旦而為朔商以十二月為正雞鳴而
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而為朔故三正三朔之相
更如春夏秋冬之相易也然古今學者之説不至於太
過則失於不及其太過者以謂車服旌旂旗章繪贄必
更有所尚夏尚白商尚黑而周尚赤蓋象其萌牙之變
也其不及者則謂天地四時生殺終始雖一日而不可
易易則生殺失其常而終始亂其序是以三代之正未
嘗相變也故信其説之太過而謂色更有所尚則周官

車服之制旗有太白冠有緇布稱物為色烏在其赤之
尚也若信其說之不及而謂三代未甞相變則秦又以
十月為正矣三代果不變秦焉取而更之也故孔子曰
行夏之時言其夏則與周之不同明矣是以三王之與
不能用一正而尚白尚黒尚赤之謬亦不可取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見充媛
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之輟朝掛服羣
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行策禮於葬日仍

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爲董氏名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爲崇重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惟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命者妃嬪以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王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絶無大盛過分著聞於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

聖德也不意今茲以既沒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驟紊制度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非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須用度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愁苦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

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

八年禮部侍郎范祖禹上奏曰右臣伏聞大行太皇太后擬謚曰宣仁聖烈臣恭以先太皇太后極功全德保佑皇家光越前人冠映千古雖究盡謚法不足以形容盛美上副陛下孝思欲報罔極之意臣竊懐愚見不敢不言謹按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若以獻字易烈字則功烈可從而知又明肅太后上二字曰章獻慈聖太后下二字曰光獻今謚先太皇太后下二字若曰聖獻則於

稱號尤美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以慰答神人之望徽宗時御史中丞錢遹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賔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彦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

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為不然況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斁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

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
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
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
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
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
翰林學士王覿上欽聖憲肅皇后謚議曰臣聞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
舜帝之所以帝始於嬀汭之嬪文王之所以王本乎關

雎之化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王道本末之序也恭惟大行皇太后生於慶門世濟勲德在父母家已能躬儉好禮不以公卿之閥驕其心方神宗皇帝龍潛頼邸天作之合共遵詩禮之訓交脩子婦之職及帝握乾符御大寶憲章一祖四宗維國之具稽考二帝三代善俗之道登延儁髦崇尚經術以隆萬世之業后亦正坤儀講内治上以奉慶壽崇慶之懽下以廣兎罝麟趾之實恭承明祀述宣陰教以為

六宫之率故神考之休德盛烈澤於無窮慈德之徽音茂實光於不朽此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之顯效也承天儷之極十有九年饗東朝之養十有七載率履不越謙尊而光於求賢則懷輔佐之志於鞠子則推均一之愛服御簡素不玩珠玉鑒觀圖書增益自得深戒私謁未嘗以親屬干朝廷神宗每訪家事終無所言幾務未決或以試之從容析理多出常情之表遇待日隆文簡盛族支派蕃衍纖芥偶聞切責隨至於是有戒慎恐懼之

福無驕奢傲慢之咎每歲推恩宗黨法有定數以次及
之罔或偏厚哲宗繼統之初崇慶預政之際裨益宏多
中外陰受其賜哲宗富於春秋不憚未幾遽至大漸弗
及憑玉几見羣臣人情恟懼神器震搖獨仗大義靜重
自若道揚末命援立仁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守正
不惑有如此者皇帝踐阼權宜同政御後殿近制也辭
之而弗處避家諱常禮也戒之而毋諱事無易難克己
不吝心無適莫惟善是從曾未朞年之間數申退託之

命皇帝泣涕祈懇至于累旬確乎不從遂復明辟其委
遠利勢有如此者還政故事襃崇外氏宗回宗良議皆
寵以異數詔旨欲宣堅持不下帝雖屢請慈意莫回後
不得已纔聽易鎮其惡盈防患有如此者不豫之日皇
帝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沛恩多方禱福羣望疾稍間所
語者軍國遠慮而已言不及宅固宜享萬世無疆之休
而遽棄大養因山有期晤行以禮臣竊嘗探風雅於古
詩考紀傳於前史有后妃之德者或無遭變之功有遭

變之功者或致專威之誚至於功德兼隆始終無玷竒偉倜儻未有大行太皇后之全也然則雖欲形容詎能髣髴惟是孚於詔令頌於士民巍巍乎其著明者乃獲粗陳其梗槩焉若夫精微妙密則何能名之有謹按謚法敬事節用曰欽威儀悉備曰欽通達先知曰聖揚善賦誅曰聖刑政四方曰憲聖能法天曰憲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不加飾於簪珥惟致美於褘褕升降進退皆有法度左右親信罕見惰容可謂敬事節用矣

可謂威儀悉備矣坐鎮危疑洞察情偽於天人相與之際有著龜先見之明其動也時能斷大事可謂通達先知矣可謂揚善賦謀矣母儀三世兢慎終身淵默尊嚴嬪御自化海隅蒼生風靡誠服可謂刑政四方矣可謂聖能法天矣内健外順好謀而成以天下之大公任天下之重責力安宗社澤及生靈可謂剛德克就矣可謂執心決斷矣擅是衆美集為大成質諸鬼神而無疑敵乎天地而無媿斯足以振盛典垂鴻名丕有烈光以詔

後世
欽宗時起居郎胡安國上奏曰臣昨列職經筵專以春
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稟
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乞以宅字易之定讀為威其
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
本字既有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
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
避有此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

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敬王名匄而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

當敬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敬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為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為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為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為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潯為青溪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

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缺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黄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謟諛之端向孟軻氏敬王之義明恭順之實

高宗時黄次山上奏曰恭惟道君太上皇帝躬仁厚之

資履明昌之運自初即位則收召耆俊開訪落之基既惓于勤則祖述唐虞決内禪之策在宥天下二十六年揆厥所元訖其畀付豈不善始善終哉若乃玩心神明儲精突奥號令温雅儷古有光蠲定刑法與民更始養生葬死將使之無憾既富而教思底於有成戴白垂髫含飴擊壤物衆地大治久變生雖天步方艱而人心益固天未絶晉聖子勃興民之戴商景命有僕茲奉諱問而中外遐邇號慟隕絶不啻若喪其私親此豈人力也

哉蓋有以得乎天矣詩詠君德樂舞后功異經同旨明盛德之所隆也歷選勛華至于文武繼昭夏崇謚號豈獨七十有二君垂世行遠今烏敢已夫惟稽古之君煥其可述者文也與子之志斷以不疑者聖也昭天漏泉其仁無所不及備道全美其德無所不該制禮作樂極三王之顯繼體守文盡天子之孝經曰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蓋惠于宗公者思齊之所謂徽也浸以光大者揚雄之所謂懿也文王之美徽妙元通不可得而名

思齊之所以聖者幾是矣憂患作易用晦而明嗣武受之克昌厥後對越在上作周匹休配三宗無逸之稱接七世景炎之緒探樂天之至德揚清廟之幽光不勝冐昧擬上尊謚曰文聖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

監察御史周必大上議曰臣聞舉曠古所無之事者不可泥歷代已陳之迹昔堯之禪舜固美矣然猶在既老之後未有春秋鼎盛視聽方彊中外無事而能脫屣萬乘親授嗣聖為萬世法如太上皇帝者也陛下欲加上

尊號致推崇之誼誠未為過然德之盛者言雖多而不能盡況區區數字乎今天下之所傳誦者太上難名之德也天下之所願欲者太上無疆之壽也日者既合二美而名宫矣因而用之其説葢有三焉不失熙寧却尊號之詔又有以稱陛下尊太上之心一也語簡而所該者備誠至而請祝者大二也即所居而揭鴻名自我作古三也一舉而三美從豈不增光太上巍巍之德而盡陛下事親之孝乎太上皇帝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

皇帝太上皇后伏請上尊號曰太上德壽皇后仍俟來
秋奉上冊寶庶幾聲容文物得以備焉
翰林學士綦崇禮上議曰臣聞聖人之應世方其紲身
以退藏於密則靜而無為晦而不彰歛道德於一己謝
功名於當代民無得而稱焉及乎遭天下之變履天下
之危智士失圖勇夫拱手當斯時也洶洶者待我而後
定岌岌者待我而後安則感焉而不得不為之應廹焉
而不得不為之動於是起而赴之不煩指麾不動聲色

而天地之位奠日月之翳銷神器丕基旣僨而復興皇綱帝紀將絶而復續所謂變而克正危而克扶者收功於俄頃之間而垂裕有無窮之聞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鴻惟昭慈獻烈皇后躬柔順之資藴神明之智起家而儷宸極若固有之釋位而避宫闈無可愧者進退不失其正造次不違於仁此聖人之至德也逮其遭變履危從權濟難天意所屬人望如歸挈祖宗之統而親授聖皇除城社之妖而再還明辟雍容房闥計安

邦家倉卒一時利澤萬世此聖人之極功也維德與功
咸本於聖而容官累行乃獨闕焉宜乎上心以為未足
而羣工有司得以追議也夫升髙而望天地不能窮其
大當午而瞻日月不能極其明由盛德全功而觀聖人
亦烏得而盡名之前日議者以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
子曰慈聰明睿知曰獻安民有功曰烈節是四惠為應
謚法先后之美固兼有矣雖然昭既主功慈既主民而
又以烈配不幾於重複而言若有所未至者歟是則無

待於烈而有闕於聖烝嘗之際稱謂之間恐未足以對越神靈而下祛衆惑雖更議無嫌也維我皇朝母后之懿由漢以來蓋未之有慈聖光獻皇后援立英祖傳序裕陵再御簾帷退安大養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哲宗始終九載元祐之政至今稱仁欽聖憲肅皇后當元符末命定策宫中扶翊上皇決於獨斷三后繼踵如相授受是以徽稱咸主夫聖主昭慈獻烈皇后逮事宣仁欽聖率循婦道取法母儀丁時之囏再安社稷功齊德並力

則倍之校美于茲實同至聖然則鴻名顯號極其推崇
雖舍是而有稱焉臣知天下後世臣子之心為未厭也
竊嘗考之上古之時人道未立穴居而野處飲血而茹
毛蓋飛鳥走獸如也聖人者出因時之宜而致其利使
人知所生養而無不足之患於是得自別於飛鳥走獸
之羣而三綱五常之道與焉易之繫辭曰備物致用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言聖人之功其大如此
雖然聖人豈區區有心於造為者哉時適至是不得不

然是故由其血食而為之作罔罟由其粒食而為之作耒耜以有無之不齊則合之以市易以往來之不通則濟之以舟楫至于服牛乘馬重門擊柝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用凡一物之設一器之制取給天下之求而已不自為也後世之亂故有甚於民無生養之初而聖人之功固有出而救之如古昔之為天下利者由是推之則先后之聖可得而形容矣當其失位而退處視邦家之計何所容心及夫時移而事變應臣民之求良非得

已於是時也轉盼之際呼吸之間存亡禍福所不可測
乃以柔弱之身立危疑之地重安龜鼎再扶尊極使祖
宗舊物永有所傳聖人大寶永有所定天下神器永有
所歸元元之民還戴吾宋而弗淪於要荒邊裔之域然
則備是物成是器以為利天下方諸罔罟耒耜之作不
亦甚大矣哉由所建立要其成功雖以母后之聖而上
追㒓農可也彼塗山興夏文母造周内助稱賢夫何足
道按謚法備物成器曰聖今羣工有司之議更出於此

臣愚知不足以合天下之公願而仰契孝心追報之萬一也昭慈獻烈皇后尊謚請以祖宗之命改號曰昭慈

聖獻皇后

孝宗時議高宗廟號太常少卿尤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顔師魯鄭僑上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

子為祖而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衮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

衛涇上繳裴良士乞父謚奏曰臣聞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曰謚以尊名君子恥名之浮於行蓋士大夫盡忠竭節於國家者生則有爵祿以榮其身死則有

褒謚以傳於世所以示激勸之公非以狥人情之私也苟生無節行之顯著已叨榮禄既沒之後聲迹湮晦乃妄有攀援徼幸寵名則朝廷典法殆成虚文將無以昭示激勸而為善者怠矣裴希稷者臣不知其何如人徒聞以貲起家甲於京邑中興記録無所登載據其子良士陳述不過泛舉制詞數語便謂曽有戰功又稱嘗蒙高宗皇帝召到詢及邊事敷陳韜略一無實迹之可考不惟法不該謚且不知所以易其名者又輒引姚興為

比臣照得姚興當紹興之末與敵人力戰死節著在國史已經贈官立廟昨因趙善堅論奏再與賜謚希稷可謂擬非其倫兼朝廷比年以來褒表忠義如岳飛劉光世等追贈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聞風興起誠以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易於感發也今若以裴希稷姚興例得謚典駑驥同皁薰蕕共器凡前日所以褒表之意人反得而輕視之矣事體所繫顧不重歟兼臣備數奉常竊見裴良士累經禮部陳詞下本寺勘當臣以衆議不

與不敢保明即具節次難以施行因依申上案牘具在
今良士直以劄子要求特旨是以有司職守為可廢而
朝廷之尊為可欺也臣居本職既謂不可偶茲攝事遂
與書行前後自相背馳臣實無所逃罪是敢不避誅斥
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將裴希稷賜謚指揮特與寢罷庶
叶公論在臣守官之義得以少安不勝幸甚
寧宗時逕上太皇太后謚議曰臣聞論母后之極致者
莫大乎盡事尊之孝而饗重闈之養備母道之純全者

莫難乎閥親傳之盛而兼擁右之功故禮義致化周詩所以著二南之本光大含弘義易所以贊重坤之象蓋后妃之德始於閨門刑於邦家垂於來裔其體則一而其用有三承順於上則欲殫其婦道之勤儆戒於中則欲觀其內則之助保艾爾後則欲求其孫謀之詒三者備而後二南無餘藴坤道無遺功矣書契以來位配於方祗禮崇於東朝為國壽母就安長樂者何代無之至於原始要終善并美具則在昔盛時未有攷焉故養莫

嚴於舅姑而或罕全乎逮事之敬慶莫長於祚嗣而或莫遂乎含飴之樂二妃嬪于有虞親逢授受之舉矣而堯父非一門之美大任媚于周姜嘗為京室之婦矣而文孫不並世而隆夫惟天功靳於渾全人道難乎具備簪綏族系四世祖孫全者有幾矧夫塗山沙麓之興大明思齊之作以言乎奉親則克共孝敬於三朝之上以言乎齊家則輔佐憂勤於三紀之久以言乎蔭佑則翊扶神器於再傳之際皇乎休哉兼而全之未有如太皇

之盛者也恭惟大行太皇太后端靖而誠莊淑聖而柔令惠悶光於彤筦慈儀冠乎六宮遊娛之事希從圖史之箴自警紘綖是則蘋藻必躬化始閨闈風行邦國有廉退之節有徽嘉之行迹其垂簪之初體相多異則有以著俔天之表受冊之夕日華宣明則有以彰天作之合母育眾朝壽盈七袠榮號衍於六字瑶冊侈乎四上尊崇之養康寧之福兾乎不可尚已若乃發揚其鮮儷之休推美其難名之懿則若此之類殆未能髣髴其萬

一馬伊昔思陵康强暇豫克巽大位無愧陶唐重華協帝晨昏定省共為子職行過曾閔時惟太皇克脩壼職雞鳴問安而喜憂有常盥櫛佐餕而旨甘必進紀千秋之節則每從於鳳輦上萬歲之觴則克恱於龍顔嚴君既樂聖嗣之無違永壽益喜椒塗之盡愛於是五日一朝之禮風雨弗渝兩宮九閏之餘毫釐無間及乎勛華厭代慈福永年傳歸於子已居太母之尊思媚諸姑猶執寢門之敬以至疾視湯液喪執衰麻始終之際無遺

恨焉此則送往事居婦道昭矣洪惟阜陵朝聽夕訪如湯日新履革衣綈如禹服菲卹孤逮鰥如文懐保時惟太皇基迹潛邸謹禮度嚴内外脱簪之誠形於誕告有以相勵精之勤損常儀裁妄費三瀚之衣數年不易有以佐克己之儉遵傷生之戒推不忍之心日膳一羊上章懇免有以廣愛物之仁是以人倫既正朝廷既治隆乾淳熙之政薄海仰宵旰之誠二十八年之間當宁無聲色之邇遠夫賛乾剛之斷決震子之策相與齊蹤於

揖遜而不以脫屣為太遽奉承高蹈於希夷而不以澹泊為難能三聖相授千古同符此則自家刑國內助著矣紹熙五禩烈祖奄棄而遐升光廟煢然而在疚慈皇獨斷於心憲聖協謀於內時惟太皇一德一心是翊是保神孫御極式遵慈訓不絿不競無偏無詖皇嗣既立資善肇開綠車娛侍聖情懌愉風流篤厚衣食滋殖暨至邊隅有警供億浩穰出私帑錢給戰士費其視衣大練衣無闕之政心殆有過焉此則垂休罔極而詒謀遠

矣是以初定長秋之序則稟命於庭闈再舉鴻名之典則歸遵於儀範末原內禪之助則極言其保右斯三者繇漢歷唐亶未前聞惟皇天佑于我家惟我宋代有賢后是以大行太皇太后全前世之所未能全備昔人之所未能備易詩所載二南重坤之德聖人復起不可有加矣揆厥始初序冠四妃歲踰一紀和平逮下久而始正位號則關雎之樂得淑女也派分江左胄本高華而述其世緒慊然形於挹損則葛覃之不忘母家也外門

之無私謁也蹈和率禮夫豈一端哉盛德至善則昉于
前三者矣春朝介壽將舉縟儀忽䰟馭之上賓痛仙游
之莫返因山有制先逺告期皇上遹繩祖武躬執通喪
申詔禮官稽經諏律節惠易名統於所尊率循彝典謹
按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夙夜警戒曰成能執婦道曰肅
因嚴教敬曰肅夫徽音懿鑠演迆四世垂範作則與宋
無疆非成之大乎飭正宫壼宣暢陰教上恵于宗公下
庇於雲仍非肅之至乎竊惟繪畫日月形容天地模擬

有限而德美無窮揚厲鋪張姑述臣子之職而已大行
太皇太后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成肅皇后
涇又上奏曰臣仰惟聖朝加恵臣下寵榮終始生有爵
秩既顯其身沒有易名俾垂不朽至於勳德節義聲實
彰著不以官品亦特命謚其緼德丘園雖無官爵聽所
屬奏賜著爲定令以詔來世如邵康節之在元祐徐節
孝之在政和是也二臣官不過學校幕屬爾而特得賜
謚者以其學術重於時孝行推於鄉名位雖卑道尊德

隆貴視品秩所以崇儒學奬操行厲風俗也臣竊見故承事郎右文殿脩撰張栻魏國忠獻公浚之子家本廣漢隨父出蜀因居潭州師事南嶽胡氏盡傳伊洛之秘遂以其道鳴於西南著書立言開廸後進四方士子皆宗師之其學雖本於仁義誠敬而造理精微遇事昭徹更歷内外治民訓兵理財聽訟所至有績可紀超出諸儒之右隆興初始以軍事入奏首勸孝宗皇帝以明義復讎正名絶和孝宗異其言而君臣之契合凡奏對開

陳忠義憤激未嘗不以讎恥未雪不共戴天為憂此宜其鋭意用兵輕舉躁動而時宰有以恢復為已任者謂敵衰弱可圖迺遣泛使欲開兵隙栻又獨為上言兵弱財匱官吏誕謾未有必勝之形而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不在決機兩陣之日又引諸葛亮景延廣為喻在辨名實之分無令小人投隙以售其姦上為歎息襃諭以為前所未聞及詔以知閤門事張説僉書樞密院事栻為講官初無言責夜入手疏極言不可且詣宰

相質之宰相慚憤不堪上獨不以為忤親劄疏尾使宰相諭旨栻復再奏上意感悟命已中寢宰相實陰附說出知袁州申說前命言雖不盡用說竟以罪謫使開禧丙寅權姦擅朝妄起邉釁之時有如栻者鑒機識變守正不阿沮其萌芽則朝廷必不致有過舉矣緬懷忠賢百世可師孝宗皇帝重其儒學固已引為勸講擢賛宰司讒者忌嫉寵眷不衰連帥二藩有意召用而栻不幸歿於盛年位不克究然而學者至今尊其道德相與私

號為南軒先生官未及謚其家既不敢自有請門人弟子又無通顯於朝者為之請士論湮鬱三十餘年暨臣到任列詞陳乞臣今將去郡若又隱默不為一言則是上無以昭聖朝崇儒重道之公下無以慰遠方尊師尚友之義濫居所屬為吏曠職甚矣臣愚謂宜下之太常使博士狀其行苟應得謚錫以美名使天下後世知儒學節義之貴過於品秩於以激勸誠非小補

袁說友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議曰比準尚書吏

部牒催坐都省劄子今月十七日令赴尚書省集議大
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具議狀或各為之或並為之議
某竊惟基厚者埶隆位尊者名顯載攷三代而下垂光
錫祚赫奕蕃衍功德隆厚彌久彌昌未有如我宋之盛
也故廟號稱美極其尊崇盡棄歷代之陳言肇新臣民
之耳目萬世無極四方歸尊至若功高德大巍巍蕩蕩
而無能名一字不足稱揚羣臣無得名議則太祖太宗
高宗之廟號實用萬古同尊之稱焉太祖皇帝開基立

極太宗皇帝繼志述事高宗皇帝撥亂中興功高無紀
極德大無比儗曰太曰高以萬古同尊之稱見該括形
容之意今來恭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某獲以從
列與聞其間敢以愚言上裨末議考之古昔曰太曰高
曰世曰中此四者實萬古同尊之稱出於謚法之外也
曰太曰高謂功高德大而莫能形容也曰世一字則與
太字高字並行蓋言祖功宗德已盛於前而繼統之主
復能以功德世之於後故必以世字稱焉古人有言曰

世世脩德蓋能世其美也世世獻于廟蓋能世其祀也天子之子曰世子世天下而為天子也諸侯之國曰世爵世其國而有其爵也命卿而曰世祿官族而曰世功雖尊卑事體之不同而世之為言其意則一歷稽往代以世為廟號者必其功德彰顯克紹祖宗臣民難以定名不容與列廟等西漢武帝為世宗廟當時之詔則謂功德茂盛不能盡宣東漢光武為世祖廟後世之釋則謂祖功宗德而能中興於此見世之為號既以當時功

德之難名且以祖功宗德之有繼是故皆以世稱焉下至唐太宗猶且因諱遷就以全其名周世宗亦且侈大武功以尊其號豈非一代之主皆合以世字同尊之稱以嚴其廟有不可已者方今曰太曰高之號既見於前矣則世宗之稱可使後有闕文乎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聖睿文聰明英斷有大有為之志有君天下之德在位二十七年篤志慈闈定省無闕高宗上賓終喪三年孝於事親者極至也水旱變異則發政施仁求言

引咎訖遂感格誠於事天者極至也春秋漸高倦勤萬機靜處北宮怡神澹泊是以付託為重不以天下為樂也薄征省賦蠲者什五内帑儲偫以助經常是以民生為重不以天下自奉也恩被公族義形閨門總攬權綱無有私謁齊家如是其謹也除授合人望黜陟當功罪羣下遵職趨事赴功官人如是其嚴也夙興視朝日昃訪問夕召儒臣講論幾務勤政有如此者食菲衣綈不事華靡甚臺囿無增下無横賜儉節有如此者刑貴不殺

而比於死者悉議減貸天下感壽皇之仁綱理萬事動中機會而欺邪莫能遁天下服壽皇之明是以六府順序百嘉鬯遂銷鋒灌燧天下無犬吠之警投戈縱馬敵國有鄉化之意孩提能言之童無不知戴豚魚含氣之屬無不均育聖躬不豫而天下之人籲天請命以祈萬壽升遐之日而天下之人哀痛激切如喪考妣功大德盛追迹祖武如天地覆載莫測帝力如日月盤礴弗探底止雖欲多言擬稱不可得也不識何所謚號而能盡

形容乎求其説於一字之微則恐得此失彼泥一二遺
千百求以稱美或以狹小也夫惟上以紹太祖太宗創
守之規中以繼列聖盈成之業終以慰高宗付託之重
克世前人之績對越在天之靈功德盛大用濟登兹豈
非祖有功宗有德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
世之乎某輙貢斯議敢恭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
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垂於前而孫謀之有繼又以
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愧總

括衆美於無得而言之中全備功德於世世相承之際雖曰前代已用之字實與曰太曰高並稱是足為一代非常之主之謚不避之議惟朝廷審擇焉
理宗時牟子才上奏曰臣聞謚者行之表也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葢以明是非别邪正而示懲勸也考之周制太史掌卜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讀誄夫曰賜曰讀出於有司之舉行明矣乃若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者葢春秋時周禮盡廢有司不知舉行

舊典禮經故不免於戍之請然非成周之初意也夫定於太常覆於考功集議於尚書省我國家禮亦宜之初何待於子若孫陳請耶竊見近年有官品人品俱不應謚者紛然祈請至宛轉要官以必遂其志遂使國家節惠之典幾為無用贅疣之物其何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哉臣愚欲望陛下推行周制詔有司自今官品合該擬謚及一節一行有關於國家法應節惠者有司並舉行之不必俟本家陳請使為惡者無所還避以伸國家

懲惡之公而使庸碌無聞之人知所懲勸不敢妄有所陳以紊公朝襃貶之實此非小補也臣丁未歲備數博士嘗夷攷國朝盛時及中興以來節行應謚者尚多有之而子孫湮微無力控請有識之士每為慨嘆方欲申明而行之會去國不果今兹待罪儀曹不敢復有所隱伏乞聖慈下都省公議而行之公道幸甚

遼興宗時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蕭罕嘉努上疏曰臣嘗聞先世耀尼汗之後國祚中絶自額爾欽雅里立

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備正與耀尼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為帝昔我太祖代耀尼即位乃製文字脩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後累聖相承自額爾欽呼烈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額爾欽達魯猶以名呼臣以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

金熈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上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於無窮

時文武百僚太師宗磐等上廟號謚議曰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撥亂光啟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張皇威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且禮多為貴固前籍之美談厚德流光實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還於冐夏太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德濟播種是勤去

暴露獲棟宇之安釋負戴輿車輿之利皇五代祖貝勒雄姿邁世美略濟時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車旣飭著五教在寛之訓人紀肇脩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為民望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益衆皇曾祖太師威稜震遠機警絶人雅善運籌未嘗矜甲臨敵愈奮應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懐德威兩隆風俗大定皇伯祖太師友于盡愛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

王業艱難俱殫内助之勞寔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羣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欵帝于郊稱天以誄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行德曰元保民耆艾曰明温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祖尊謚曰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争曰安好廉自克曰節請上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

衆曰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强毅執政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貝勒尊謚曰成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土兼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斷決曰肅請上皇高祖太師尊謚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謚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

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靜
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謚曰穆憲皇帝
廟號肅宗妣曰靜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
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
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
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
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謚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
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

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為永永不祧之
廟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冊藏于天府施之罔
極
元仁宗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
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
終天年御史中丞曼濟翰林學士明埒棟阿皆稱善殿
中侍御史伊埒特穆爾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
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

陛下正大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

帝善其對

文宗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議之吏部員外郎策丹獨曰太后稱太皇太后於典禮不合衆皆曰英宗時何以加皇太后號曰太皇太后策丹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二